說文理董後編

理董後編卷一

唐校書郎徐鍇祛妄　三十六

撰理董既成、始得徐楚金繫傳四十篇、讀之中祛妄一一篇、力主許說、而評駁李陽冰者、陽冰字說近已難得、藉此可見一斑、而楚金評駁、亦多未允、今為討論於左、

徐鍇曰、說文之學久矣、其說有不可得而詳者、通識君子、所宜詳而論之、楚夏殊音、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其會意之字、學者不了、鄙近傳寫、多妄加聲、篤論之士、所宜隱括而李陽

冰隨而識之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自切韻玉篇之興說文之學湮廢泯没能省讀者不能二三（不能似應作十無）棄本逐末迺至於此沮誦逾遠詐慎不作世之知者有可以振之振之可也前代學者所說文字蓋亦有矣漢中興書閣不可得盡（似應作觀）此蓋作者之難晁而後來之妄者多有譏誚故臣今畧記所憶作祛妄一篇

䆃說文云䆃禾司馬相如曰䆃一莖六穗於庖顏之推作[illegible]家訓云䆃擇禾也故光武詔曰非徒豫養䆃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䆃禾名乃引封禪書䆃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非相如所用也[illegible]

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犧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亦足馮信。此皆之推之言也。臣鍇以為䆃訓擇，治，乃從寸，故漢書有導字，不從禾也。相如云䆃一莖六穗於庖，猶言此禾也，則有一莖六穗在庖，此犧也，則有雙觡共抵之獸，雖今之作者對屬之當，何以過此，況在古乎。上句末有於庖字，乃云禾一莖六穗於庖，下句末有之獸字，所以云犧雙觡共抵之獸，猶言殺此雙觡共抵之獸，交互對之爾。若依之推云䆃擇也，則是擇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非徒鄙陋，乃不成文，豈相如之意哉。屬對之恆，更字相避，近自陳隋爾。封禪書文云：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如此者不可勝數，豈鄙拙乎。○愚案：䆃是禾也，三字作句，則本是擇禾之訓。䆃字讀斷，別成禾名之訓。縱是禾名，引證相如文，亦不妨兩說，此猶愉訓薄，而引論語愉愉如也之例。顏徐二君所論，俱為不知許意。若推原相如文義，䆃訓擇義為長，徐氏不免迂曲。

气

陽冰曰、气，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

三皆从弋，臣鍇以為弋之訓質，蒼雅未聞，既云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从弋，則一二之時形質未成，何得从弋？其謬甚矣。○質訓甚鑿，一二成天地形質，說自通。

毒

說文从屮毒聲。陽冰云：从屮母出地之盛，从土，土可制毒，非取毒聲。毒烏代反。臣鍇案，顏師古注漢書，毒音與毒同，是古有此音，豈得非聲？毋何得為出地之盛，方說毒，而言土可制毒，為不類矣。○古鼎彝毒文，毋毋通用，以毒毒義，則借為害，以毒聲毒冒音也。二說俱可，若言屮母出地之盛，毒字義也，猶可為說。从土則難說矣。

折

說文云：斷艸，篆文从手。陽冰云：斯折各異，斯自斯，折人手折之。臣鍇案，古字今令長長皆同用，自毀為壞，人毀為壞，音怪，字亦不異。衣服為衣，被此衣為衣，去聲，亦復不殊。自折人折，何可遽異。此為謬矣。○徐氏此評甚當。

路

說文从足各聲。陽冰云：非各聲，从足，輅省。臣鍇以為古之音字或與今殊，蓋亦不甚切，或多聲字可言各者，路各別之意。今案周禮車輅字多借路字，然則先有路字，[illegible]有輅字，不得云路从輅省也。○此條徐說最得大意。若說从輅省，[illegible]

之从侖、又難言矣

說文云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从品侖侖理也陽冰云从亼冊、亼古集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蓋集也管如冊之形而置竅爾臣鍇按詩左手執籥是龠以和樂也又曰於論鼓鐘註云論倫也品象三口象龠三管於義何善何以妄析侖字○亼冊說侖文字理彝侖字本非違皆三竅象管說皆可通附存一說非與許君為難

說文云撤也倒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言稍甚也陽冰云干一為羊臣鍇以為撤稍深也故云入一為干入二為羊二重深也何以須言干一為羊○許君之例亦取衆說必有參差不為背許

說文云从臼自臼之形交省聲陽冰云象形臣鍇曰臼持也人身頸胃皆賤罰要害所以自束持其身猶竹木之有節要交實聲許不言象形此義殊又陽冰所見淺近○許說象形兼有義李說棄義說形亦非遠皆然𦓐等衆形八在大亦象形理亦通

說文从又从卩闕陽冰云从尸尸亓也卩器也又手也手持節為求之於人人與之也臣鍇以為尸音夷以此為與是强名也此義亦疏○毁木从度从二李

說甚

皮

說文云剝取獸革之謂皮从又為省聲李云从又鑿持皮穢然臣鍇以為剝獸之皮則又為手以剝皮剝皮所以飾物豈空持之而已悔畫可持豈獨持皮。○剝皮出須手持术非異許穢然者皮字上體之形徐氏強辭故駁

隹

說文云鳥之短尾總名陽冰云鳥之總稱耳雉尾長而从隹知非短尾之稱臣鍇以為本注當言亦總名脫一亦字爾不然者許君豈如此說乎○大家短尾鳥名僅非从隹者無長尾二君以後儒詳於之義絕漢儒不曾古人簡略矣

叀

說文叀小謹也从屮幺省屮才見也屮亦聲陽冰云墨斗中形象車軸頭叀墨之形上畫平引不从屮七臣鍇以為以叀為墨斗其義無取安得不从屮○許君指意而說叀則閡略故指李別說如李說無以說叀若从平引何以別專強為穿鑿皆因

疐

說文云閡也从叀引而止之陽冰云車前重不會許意不前合从車宜上畫平不从屮明矣臣鍇以為此則毛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字言狼進則躐其胡退則疐其尾凡叀謹者事多閡故以叀引而止之疐之名不主於車也

陽冰妄矣。李說用說文云小也，象子初生之形。陽冰害義改文則不可。云厶，不公也，重厶為幺[illegible]臥之象。會意非象形，臣鍇案爾雅，幺，幼也，直是幼小之稱，非蒙為蒙昧。○嚴甚當。

說文云刃刀之堅利處，象有刃之形。陽冰曰，刀畫曰刃，一，示其處所也，此會意，臣鍇以為刃在刀前即是象形，縱使以一示其處，即為指事，非會意也。○案今本作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此象形，象事形也，象意形也，指事說為視而可識，察而可見，與會意相近，不煩爭也。

說文曰，冬生艸，陽冰云謂之艸，非也，臣鍇以為竹類於艸，近於木，遠今言艸之冬生者即當矣，若不言冬生艸，可謂之冬生木乎，非艸非木復是何物，陽冰之妄。○古者艸木通稱，芘芣稱木，芭蕉稱樹，茶木从艸，艸芫草作杬，本艸中該有木類，不須辨別。

說文曰，豆之豐滿者，象形，陽冰云，山中之丰，乃豐滿也，也臣鍇以為象豆豐滿形，豆矣，山是何義。○鄭康成經注，豐為豐鎬，从山丰聲，許君畧山，但說象形，未嘗不可，改丰為山中生，則鑿矣。

說文曰血祭所奉獻也，从四一，

皿也陽氷云从一聲臣鍇以為人身之血無可以象故一象血
血在皿內但見於器若言一聲則唯有皿在此但見器耳豈聞
血乎〇一即皿中一文水象也可說文云鐙中火主也
以為血之志一非一二不得言聲从王象形从丶丶亦
聲陽氷云〇象膏澤之氣土象土木為臺氣主大之義會意臣
鍇以為鐙火之臺不得言土膏澤下流亦不上出象形非會意
〇既云象氣象臺即是象形象形說文云參合也从人
中有象意之條何勞專判入會意一象三合形陽氷云
人者合集之義自一而成乎億萬人者集之初故从人从一臣
鍇以為集合也故象三合人三為衆衆合乃為集人一耳豈得
言集集者象衆集豈得言初〇三画引合成文乎說文
淺易知認作出入字及人事字添出支離謬論云詞
也从矢引省聲矢者取詞之所之如矢陽氷云春頡作字無形
象者則取音以為訓矢引則為詞其類往往有之矢字是也臣
鍇以為周禮六書無形象者莫過聲字則取法於耳入於字形
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為浃

在左右皆音六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為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也○文字誠有左右音成此字音者北齊書太子高殷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人問之殷曰足為亦跡豈非自反其類若賣恣為髭剌貝為賴非已為甚豈衣為袴去魚為鯀人需為儒山陵為陵禾各為秸草巩為鞏糸米為綝等往往有之然皆合於六書非無形象全以音為字者殊與術知矣同意故从矢李氏舍意而但取聲則偏矣

說文曰从屮下象根陽冰曰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象於屮乎徐鍇案周易云百果草木皆甲坼是草木同言甲坼中甲坼之象合抱之木生於豪末象於中何是非乎○五行必取專象樹論高而無當天地尊于五行而天从一大地取諧聲陰陽尊於五行而取諧聲風取乎虫不必畢於虫麒麟取乎鹿不必攝乎鹿如李氏論意後人多喜效之實無補也大抵古人疏畧而寬後儒分別而拘中木一也言中即該木言木即該中古人意也必言木尊而中卑後人側也即如木字說下象根就文生義也若拘此說豈中竟無根乎於此可以窺古今

論議不同之大概

才

說文云，艸木之初也，以丨貫一，將生枝也，一地也。陽冰曰才木之幹也，木體枝上曲，今去其枝，但有榦析，臣鍇桀古人多以此為才始，若云才本為良材者，將節目盡去，豈存枝枋。〇古文才字，亦作屮屮个朩艸莽字作艹艹，知李氏之說鑿矣。

日

許文曰陽精不虧，从口一。陽冰云古人正圜，象日形，其中一點象烏，非口一，蓋篆籀方其外，引其點爾。臣鍇以為無妨，古人自有〇中作烏者，口中含一，不足致譏也。〇李氏但申說小篆从口从一之變，非譏許之〇作口乙作一也，且〇即・非一二字。

齊

說文曰，禾麥吐穗，上平象形。陽冰云三物相並，乃知齊平。臣鍇以為上三物相齊，不勞其下更為二字，二實地形，陽冰妄矣。〇古文𠦑如此，許說無也，未說下二，李氏說三物相垂，鈔手勢以三為二，遂多此一番論辯，二乃地字，徐說甚長。

米

說文曰，穗粟實也，象禾實之形。陽冰云象在穗上之形。臣鍇以為天降嘉穀，一釋二米，此象釋穀析開，米出見也，米者已去稃粟之名，若穗上則粟穀矣。〇李氏以古文崙說，申許之意，非既

也徐氏不得朱之本意矛別肖求。

尗

說文曰豢菽生形陽冰云父之弟為叔从上小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臣鍇以為菽有枝莖此尗象之叔者長幼之名叔猶季也叔之言戚也戚遲也在後之稱又夫之弟為叔叔並幼小之名父之弟亦為季父叔父與季同義今單言叔父為叔淺近之言非可引證且尊行在上而已小者非徒叔父○古文尗本象菽有枝有實世有父弟叔季之稱取同音字增文以實之封是也又有收叔之稱戚叔字而字皆可通用古人之大意如此篆文从古文而變上取古文形下从未於義亦明顯李氏上小之義巧而失本徐氏據長幼義而作淺近言非的確背不得古人大意

弔

說文曰古者葬之中野以弓驅禽獸人持弓為弔陽冰云弔从二人往返相弔問之義臣鍇以為相弔所哀之人之衣也一人弔一人若二人相弔問則二人須俱往方得用此弔字不亦迂乎○徐鍇本作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驅禽與此小異李氏改文就已說宜從徐氏之駁

袁

說文曰从衣叀省聲陽冰云从衣中○非叀省臣鍇

以為粟音毋善反，正為禿之聲，不如陽冰所謂丂篆。徐鍇本作粟省聲，粟為職緣切，與禿音相近，若粟則籀文非○文也。徐說謬矣。李氏說从中與口，聲與意皆無所取。

[seal]說文曰人無髮也，从禾，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未知其審。陽冰云从穆省聲，臣鍇以為木有骨稍垂，如禿者髮種種然。記伏禾者，博異聞爾。从穆而省，毋乃臆說。○博異聞一說，最得許意。後人不察，集矢於許，皆不識此意者也。禾垂而芒見其穗，穆省取諧，皆可別諧一說。

[seal]說文云張口氣悟也，象氣从人上出之形。陽冰云上象人開口，下象氣非从人，所謂欠呿。許氏擅改作旡，無所據也。臣鍇以為陽冰作旡，蓋某李斯等篆古文旡互體，雖有从丄者，其下亦是人字，且人欠呿气，強上出不下流，安得气在丄下。陽冰在許慎之後，所見雖博，猶應不及於慎，今之所說，毋乃偏執。○古文旡乃无字，原有从口出气之形，旡亦食氣也，旡與欠又通用，李氏此說，不為無據，然篆文已變，籀文欵字之欠作旡，从彡从人，許氏本此以說者也，可以並存不悖。上出下流之說，拘說也，只下流見上出，亦不拘也。

說文頁如此陽氷云當作𦣻臣鍇案李斯書實如此所作然陽氷不了其義許慎言其所由李斯小篆而已者少李斯隨事書之筆法微變未足識許也○許李之然不同各有所自據彼而非此者拘也然其字意則同李但分別筆法非不了其義

說文曰象弓相合之形陽氷云𠂤字从弓而上一重為弓二為𠂤三為𠂤臣鍇以為尸是殊信𠂤是堆自不相因○弓从丩變𠂤从𠂤變豈得憑臆亂說

說文曰从不从止以到亡陽氷云非到亡聲到亡不亡也臣鍇以為說文傳寫實多聲字非慎之過陽氷非可致識又陽氷作𠨧與許小異並如頁字解中也○李氏但數正說字中許意耳非識許也若由古文所从叀變之文說之尚非亡字何論到與聲也

說文曰獸長脊行豸豸也陽氷云从肉力臣鍇以為此豸長脊陽氷以為猛獸妄云肉力且無足之豸亦謂之豸豈肉力乎○肉即脊肎文可說也改月為力不可說也徐氏作之是已援引無足蟲豸是借用彼蟲豈是長脊者耶

說文曰古法字陽氷云注一所以歐

人於正匡鍇以為上人為人字非人字此言今正可爾今音集不得言人○李氏據金文說故曰注・然今亦今字非人下一宜徐氏之

[犬]

陽冰云象形之中大字象似之尤者故狀从致說祕犬臣鍇以為犬動止多狀曉人之意人所易審故狀从犬陽冰之言迂闊而無當○狀與猶類然屈皆从犬相轉也李氏不从犬致辭而以犬文象似立義制字無此例也說新而辭

[巛]

說文曰九州地之高者从重川為州陽冰云三斗為州臣鍇以為水中可居曰州九州之義在水之上其州高處亦復有水故重川之言允矣若言斗與州為聲何必三斗○字形有同而實異者如形與須彤與衣彡與彡參乀與乙馭刈與五爻與乂止與之各有所从不得并說因糾而州亦為斗不可說也許說謂斗內高地川遶其傍徐不會其意也李說土水糾結成州亦取斗聲徐亦不會其意也

[仌]

說文曰象水水冰形陽冰云象冰裂之形臣鍇以為冰之初結其狀如此豈有不象冰之結而象其隙罅其妄甚矣○仌為古文吕之省變聊志其象似耳且冰結自成裂文結與裂何

字爲𩙿說文曰象肉飛之形陽冰云右旁反半弱象夭矯飛騰形臣鍇以爲肉是身三則其鬐鬣豈有反半弱反弱僅是不弱何得夭矯乎○反半弱僅言字形不取弱義與許說不背徐氏之過求也然𠃉與弱文實不同

非說文曰背違也从飛下兩翅取其相背陽冰云兩手相背也臣鍇以爲兩翅自可相背不必从臼此亦異體也○非本同飛借爲是非字言兩翅相背尚是就文生義改文而言反臼則僻矣

直說文曰正見也故从十目乚陽冰云正視難見故从乚音隱臣鍇曰正直爲直乚者能見其曲隱處陽冰所言妄矣○李故違許說乚徐氏爲長

率說文曰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陽冰云率車也屮率省絲糸相李之義人集也八八象衆也十十人也非捕鳥之具許氏誤用臣鍇以爲爾雅紼繂也繂率古蓋同字得非畢網陽冰云車未見此訓餘亦臆說○許君記諸儒之說偶列畢率一條亦可就文生義李氏別備一說未嘗不可率率同音六十爲人衆者其所自皆有原本率車本謂率車徐氏誤以率訓車遂生隔礙故

李之譏為誤用徐之斥為臆說皆奇論也析玄為人則自矛盾

土

說文曰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也陽冰云土數五成數十下一地也臣鍇以為士字从十从一陽冰無異言今云土字从十一則士字復何以處之○見十文而說為十數將何以說艸之从屮此紀許君所斥巧說衺辭也

𡋤

說文曰从畱省从土土所以止此與在同意陽冰云从卯卯時人不卧臣鍇以為人君未明求衣昧旦丕顯卿士當夙夜淩明庶人宵興日出而作豈至卯時方興乎○改从丣為从卯是造字非說文也寅卯辰巳午未時皆不卧何獨以卯乎此野言也

封

說文曰爵諸侯之土从之土寸寸其制度陽冰云从古文㞷古文㞷从㞷一㞷音皇之土非封臣鍇以為之者受命而往各之其國也㞷音皇字从㞢土兩字合之封字之土寸三字合之較然有分非所謂也○㞷封㞷皇其文同也㞷封與蘳同意封其土也㞷皇與㞷同意土上艸生其義異也李說㞷皇為㞷一而封从㞷皇誼無異義强求異也徐氏說之注義猶可也說三合而忘古文㞷兩合則漏也

坐

金

說文曰、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上。是古文陽冰云當作金。許慎金體非、呂錯以為金古文、金古篆如此金為正體、陽冰合之妄矣。○李氏以金為五行之一、廑有專形、不合取今為聲、猶木之不欲从中意也、古文自成古文、變文自成變體、各有意義、強分輕重與手疏正體皆拘也。

勹

說文曰抱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陽冰云、古文不从屈一之體、並从勹、勹一為勻、二為勻二、少也、三、漸多也、兩均之義、許氏因俗筆云一勻為与、便謂中畫屈一、則與与字同部、又云包同意、此正勹也、豈得為同意哉、移入勹部之略反大小篆勻如此、許氏乃如此、呂錯以為勻一勻也、禮云今夫海一勻水之乃、言少也、與包同意、則勻文外勹與包蓋不相遠、與陽冰之勻、所異者微、無足致譏也。○包勻从人勹从乃匕省、所從不同、所用之義各異、不得以文相似強合為一、與包同意者、謂內所含同意、不从外勹說也、文乃屈者筆之變、李氏不許其屈猶可說也、竟說从人、則冒昧矣、徐氏不探从乃者成乃之原、勉強致詞、抵冒故但言微異、

与

說文曰賜予也、一勻為与

與予皆同、陽氷云、中畫盤屈、兩頭各鉤物、有交互相與之義、與
互同意、許云一勺、甚涉迂誕、與屈中為曳何殊、臣鍇以為與勺
取也、請把取而予之、一而與之、無二三也、言與則直與爾、何必
交互乃為相與、雖篆有今古、筆有省便、義無踰於慎也。○許君
偶說先儒一勺為与之說、就文生義、不為勉强、若考与字所从
與勺各別、乃从豫之古文而省、以實其旒予之字、至於兩頭鉤
物一与無二三等語、皆同戲論、李說文
互相予者、申說與文、許與非特指賜予

說文曰、首予也、
象形、陽氷作予、
然無所說、臣鍇以為予戴之字、竟如許慎所作、丨其柄也、上丫
其首ㄣ亦其枝丿其鞭衣也、陽氷所作予、本出叒字上體、非予
字求不成文、中直象苗之莖、戶、象蟲緣枝自下而上、食其葉端、
今人見此、閱書予戴字與之同、妄矣。○觀汗簡及籀文戴字、知
李氏所据者古文予、非篆遷變也、从予變分散筆作予、則予乃
而予後是調筆法小變、非有異也、至徐氏主張而斥先分疏予
狀以明其為正
體自蹈其妄、

說文曰巴、蛇食象、象形、陽氷云、从巳中
一、不合次於巳下、臣鍇以為巳亦巫實

可象已蛇陽冰妄矣○已从丟變已从呂變各有所以豈容并一徐氏所云已諳呂蛇

庚

說文曰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陽冰云以干什象人兩手把干立庚庚然史記大橫庚庚是也臣鍇以為史記漢文帝卜得兆正橫其繇曰大橫庚庚然則庚庚橫貌也木實亦橫著樹陽冰云兩手把干立庚庚然則堅矣豈得庚庚乎又案李斯庚字正如許慎則知陽冰妄矣○庚庚有實說古文所總實之象庚庚寔貌也李氏之說从古文兵字偏來亦有意義而牽合庚庚則鑿矣爭橫辯豎不得要領未實不皆橫着所以祇同一

㐬

說文曰不順忽出也从到子不孝子突出形李氏不因此立異徐說皆漏也陽冰云疏流二字並从古㐬疏通流行也豈不順哉臣鍇以為流非取不順義取出之速疾爾子之事父出必告今不順故忽然自出故速也陽冰所言煩蕪今不復載之也○古文正反順到之文不拘古亦子字也育充从之子橫水成流因流成疏遠棄捨字先儒因文生義就古之到子而致其說未嘗不可識不順之非者多事也据疏通流行說順者不的也爭疏流之取

遠疾義者亦多事也倉頡造字時尚無子出必告之禮又本有突字此亾是後來續出者

午

說文曰啎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與矢同意陽氷云五月荀成竹此象羊枝出地臣鍇以為說文十幹十二辰皆取象天地及气之出入咸取物之大者豈取半竹乎五字既陰陽交午此午則象陰之衡陽陽上冒而未徹矢亦象上射以徹春氣又五月艸木垂盛衡華戴實者衆豈獨竹乎○許君說餘文解字說多說文較少此午字只與矢同意四字是說文矢求竹也李申明之耳非異許也此午古人不特為餘文而創造二十二字亦不專為五月而創造午字荀竹之說似巧而拙未从中木滋味何必大物陰衡陽冒矢射以徹春氣如此尼蒦又成鬻說

戌

說文曰九月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从戊含一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戊一聲陽氷曰戊土也一陽也陽氣入地一固非聲臣鍇以為一自与戌為聲不勞入地也○棄徐鍇本無从戊一聲四字而李陽氷本則有之故有非聲之譏李只此語違許餘則申許說也祭氏乃言不勞入地豈一不與陽下入地相違耶

說文亥二古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乙象裹子咳咳之形陽冰云古文本象豕形諸義穿鑿之兩

古文亥从豕陽冰云未象豕減一畫爲篆文乃从二首六身

錯以爲二首六身即明所記史趙所言豈得謂之穿鑿蓋古之篆文文體互變謹案孔子家語子夏聞讀史三豕渡河知其誤爲三亥誤爲豕然則古文亥書作豕也及史趙所云亥有二首六身則爲篆文亥矣杜預注云亥上下二畫豎置身旁則如算之六矣業士句云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今據李斯書亥字亥如此然則二畫豎則算家之二萬乚曲次之則似算家之六千九象算家之六百又九則算家之陽位六矣此蓋史趙以亥字布畫偶有此形因參書之亦不言亥字之義亥字之義則如許慎所說陽冰妄非趙許不足言也○案古文亥字一爲首ㄅㄋ合爲身篆文變一爲二同是上字ㄏ力爲加移置側也增乚以志別於豕因文之變而生其義許說也縱是穿鑿下爲鄙陋止戈爲武反ム爲公之例也李氏但識男女裹子之說非乎篆文及史趙也徐氏不會李意而概取之非也杜元凱所注據算

家北數而說刪之為六百六韵畧以乚与冂相近耳、不必細細
符合也大凡文字通行數千年其間別造、與更變增損定有不
同李氏執一形徐氏執一義
均為不通字例之條者也

臣鍇以為文字之義、無出說文而古來學者、尟能師尚輕薄之
徒、互矜字義、六書既未能曉蒼、雅曹不經懷蔡邕漢末碩儒、而
云色絲為絕、絲不知絕字糸旁為刀、刀下為卪、而又況不及蔡
者乎。魏祖以合為人一口、吳人云、無口為天有口為吳曹不知
合从亼、吳从夨、梁武書貞字為与上人取、會嬉戲無顧經典矣。
如上四條、皆一時取適會幾斫字而說別是
一種指揮、與制字六書無預、不須相提並論便有吾方述書法。

乃云土力為地其言雖有所本然是野言隋文惡隨字為走、乃去辵而成隋

𨻵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

者豈非不學之故將亦天奪其明乎訛皆近鄙及顏元孫作干祿字

書、欲以訓世其從孫真卿書之石、而釐字改未為牙、𦈢字轉冂

為门、鄙正體也而謂之譌、隣俗謬也反謂之正、益為病矣此條犯許君所斥詭更正文之弊、又國子司業張參作九經文字、𢽾為古殺字、而刊

石作𣪘、𡿺字从旁囟、轉寫者以从在右、乃作𠟭、云𡿺字不亦疎

乎、𢽾已謬於史籀、𠟭則益遠矣、𡿺左右、或可不拘也、又圖讖之興、興於兩漢、自唐堯中

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隲下民、而聖人知命之術也、自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讖、皆元契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若泉貨為白水真人等、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若劉之為卯金刀等、顏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謠讖語、亦天所以告俗人、或時之讖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聞、若東門艸之為蘭、艸千里之為董、其類甚多、未可以文字言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文字乎、又點畫之法、著自前聞、蓋博物君子、優游端粹、援毫布墨、寫其心素、寬閒由其樂易精粹

自其端平、規旋矩折如中繩墨蕭何題署張芝章艸筆迹輕重著在縑緗而後之學者棄本逐末爭求點畫之妙不測布置之由、乃至刪除點畫加減隨意、（此既不言隸楷書家不識文字所從妄爲改損、）是有枝幹之材、而不得揉字之法、豫章杞梓、得無枉屈之歎乎、目巧之室、匠所不取、又梁武帝觀繇書云損補巧密匠以爲損謂字體則畫短、間隱、則點微、補謂字隱則畫盈字疎則點壯、爾古謂善結字者、善布置也點畫雖多、善布置者不覺其密點畫雖少能結字者不見其疎此乃可稱鬫若多則師心以減少則任意以

增、以求平滿、則誰不能、事不師古、亦臣所恥、此段言為字形取平滿妄為增減

今文字可謂譌矣、陛下神襟勝氣、獨冠皇流、多才多藝、俯宏小學、以虞舜好問之德、兼漢宣乙夜之勤、蓋太山起於一拳、巨海由乎一勺、將裨事業、無遺幽介、臣亦何者而不上其所見哉、

唐校書郎徐鍇疑義篇 繫傳第三十九

古者文字少而民務寡是以古字多象形假借後代事繁字轉滋益形聲實象則不能紀遠故也始於八卦矑天擬地日盈月虧山拔水曲☰卦古文川皆不曲金散土重金隱土中非散土出十才非重木挺而上艸聚而下木有根艸叢生而非下皆象形也天从一大地从土也像土金有今聲非象形所畫攝無形可載有勢可見則為指事圜有〇形可載而制圜方有囗形可載而借方黄有黄形可載而制虹上已有一形而增卜作上下已有一形而增卜作下非無可載也上下之制起於互對有下而上上名所以立有上而下下名所以生無定物也故立一而下上

引之以見指歸故曰指事說上下之為指事明矣確矣一為上下獨非指事乎二二獨非指事乎謂象不能紀而始立指事者非也會意者人事也無形無勢取義垂訓會意非止人事也一大為天丷在土中若不會其意安識是天是金曰象形也須會圓形中有鳥意月象形也須會滿必有虧意上下指事也須會以人在上在下意故局於無形無勢之說者僅可以說武信二字而不能通其字例之廣者也且六書者就已制成之字而說之非是制文字人於象形指事外別作會意一條以濟象形指事之窮何以知之謂雨从天者配以水既象雨形亦天雨水之意也云从二乙既象雲形亦雲气在上意也載戢干戈殺以止殺故止戈為武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去食存信故人言為信春秋傳止戈之說就文起義以任其說詳論之第也追探鼎彝之文武即虎字而變者止其爪也人言為信即士口為吉壹也小無形可象無勢

可指、無意可會，故作形聲罣字有形可象何消生聲處字有処可指何消虍聲、聽字耳意可會意，何消壬聲若但據江河二字而說、說甚佳也，奈作通轢、江河四瀆名以地分，華岱五岳歸隨境異岱嵩嶽从山華衡恒各別遠迤峻極其狀本同，故立體於側、各以聲韻別之。六書之中，最為淺末，故後代滋益多附焉形聲一條必取己制之字配合之、語其次第，定居象形指事之後，然是一時中制字之先後，非前人作象形指事於先，繼者立形聲之條於後也、又後人因己有形聲之條，而滋益遂多，非前人偏於形聲多其字也。此條開廣拓滋益之門，最便最巧、豈可斥為淺末，即如星字不可判品之象形為深、生聲之為淺，坌字不可判圭之為深，今聲之為淺，暴字不可言日出廾米之為深、从日麃聲之麘為淺，砮字不可言从辵拏声石之為深，从石巠聲之理為淺，古墻字形聲，俗歪字會意、古份字形聲，俗斌字指事，孰淺孰深哉。

屬類成字、而復於偏旁之訓、博喻近譬、故為轉注、老从毛人化會意者以丂聲則知轉注必兼他書、會意形聲可兼轉注、何不許象形指事之兼耶、轉口吻為武邑、轉亥豕為循影、轉正為乏、轉可為叵、義必局於偏旁乎、人毛匕為老、壽耆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䡴轉為踵僮遣、衛轉為憧撞朧轉為朧瓏、轉為朧瓏、未為不可、形近形聲而有異焉、形聲江河不同、灘溼各異、轉注考老實同、妙好無隔、此其分也、江可與沱、潛為轉注、灘可與瀨、潬為轉注、溼可與濟潤為轉注、妙好皆可會意、考不與老、考同耆耋、與妒好違背、分之故難分也、五音不足則假借之、古人簡易之意也、說古人簡易故有假借、是已然非五音不足而始借之也、非無猶字而羔子言由古之樂、非無余字而禮篇言人皆曰予知、非無肴字、而儀禮言羹

者非無殺字而毛詩言在此無射非無墉字而說文中重以拿為賢非無賢字而說文重取臤為賢則五不足之說甚非也其令所以使令或最平於德或長上於年皆可為長說因而假之令長乃用字假借之法說六書者畧舉假借之例且後人執令長二字而并解假借僅是用字則失六書造字之本義矣且令是令善之令長是長短之長令宰必善長吏借長義也非後令年長而假借之也說未審正

若衣在體為衣巾串為巾之類也上上下下重重深深亦是假借即則是假借是解字之門訓故之義非六書之謂矣此聖人制字之大倫即觀俯察近取遠取制字之大倫也六書者說制字之六科也而中古之後師有愚智學有工拙智者據義而借淺者遠而假之若山海經以俊為舜列子以進為畫也古典皋陶為咎繇非據義而借後人借濯為櫂務為鯀顧非遠

（假、段 淺、深。分）又有本字湮沒假借獨行若春秋莅盟本宜作埭今則為莅省音是也（莘莅表位說亦可通與埭無正借之分安知埭字不遠於莅之後湮沒者非也即在今時尋非湮沒而借前題非湮沒而借鮮此等謬論似楷而實不確）減娋之字本當从女今之娋字世所不行、（肖在前娋後起从少肖聲於字義已是何必加女本當用肖不宜用娋）從便則假借難移（疑是此字、）論義則宜有分別、（徐氏所說假借全入臨文用字之條與造字成文本懷畧無關涉、）今於通釋之內、各於本注注之、以省疑釋滯、成一家之說

劉（从刀鎦省聲、）（案說文有瀏劉等字而無劉字疑脫漏、臣鍇以為劉殺劉、殺也、尚書曰、重我民、無盡劉、當云从金刀丣聲、或曰）

志（案說文有誌字而無志字、亦脫誤、臣鍇案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當云从心之聲、當在心部）

○徐鍇本有志字

驛

案說文墿字注云从土驛省聲而無驛字亦脫誤○徐鍇本有驛字

希

案說文有稀莃等字而無希字亦脫誤或疑稀字从禾从爻从巾爻巾皆象歷歷然稀疏貌莃字从稀省亦未審也○从巾从爻希帛之希疏从爻與㸚同意稀說从巾巾之疏希不同義為稍遠稀从禾同秝意無希是偶略也

崔

案說文有摧漼等字而無崔字此當是摧字之省也○案徐鍇本有崔字从山隹聲从摧省說稍遠

免

案說文有俛晚等字而無免字脫誤○从儿从兔省兔善走脫兔也此亦偶略

由

案說文有油宙軸等字而無由字亦脫誤李陽冰云即甶字同今案古有由字亦未審也○由別有所从說文中甹字从之油宙取其聲也軸則从車取象車之省文形同而意不同也李氏說即甶字乃鬼頭也案說文大例形同者可从一部如屏从屋形之尸而入尸陳之部兼从把二禾而入稀疏之秝是也又如臤攝賢鏗亏兼巧義則由即鬼頭字而意不同耳李以為許非脫誤亦非畧也徐氏不會李意

右據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此蓋相承脫誤非著書之時本所無故記於此由希允等字推之若叔若佐應補者多皆是許君儒畧倓明者推知之耳蓋古儒多簡畧意致寬綽後儒貴周密尚廹切此古今不同之大致也故謂部中不收卽判無此字者非也謂本收其字後來脫誤者亦不得其實也

右皆說文字體與小篆有小異者今無小篆專書此等僅於是書一見

文字之興自伏羲始八卦兆其原鳥跡著其體帝王迭興改物

劉名河出圖洛出書符命異形民物異聽文字多品誰能一之然自三代以前人事未備天所制也故曰道不貸三代法不過三王貸而過之謂之變古故三正迭用不是過矣典謨前志帝王之榘矱也訓誥號誓國家之杓秉文字者矩矱之區宅而號令之鐘鼓也一有而不可廢則其為用也大矣哉故立象以盡意也象可忘而不可棄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文字滅則無以見經（無以見經）則聖人之道或幾乎隊矣天子之制車同軌書同文一民之耳目必也無訟之端也故周禮保氏掌教國子六書又曰司寇

之屬掌通諸侯八歲屬瞽史諭書名此皆所以制天下御諸侯之經也故古者以鳥跡為始即古文也書有工拙或引筆為畫頭重而尾纖取類賦名謂之科斗孔子壁書滕公墓是也孔子壁書用漆書簡漆性膠滯初下筆則濃重而收筆有餘汁則尾必纖細故有科斗形非所論於引筆之工拙也滕墓銘不知何物取書其文各別大篆史籀所作所謂籀文是也文體繁複蓋與古文並行故孔子作經復行古文也籀文繁不便於漆書故孔子用古文之簡易者非孔子故棄籀而復行古文秦政嚴急務趨約易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會稽山銘及今之篆文是也趨約易者時世必然之情衛鞅始尚嚴急不必改易文字齊楚之國非獨寬大事簡亦

因小篆之制而聊為其說耳。文李斯亦兼
采古文非專刪籀觀秦碑所推文可知也

苛暴尤甚。吏復不足以給。故程邈作古隸以自贖

秦篆秦隸自是一代創制之業。非
篆不足給而制也。秦暴人多作之。

漢儒議
論如此

字畫曲折點綴易成。即今之隸文。但無八法而已。凡此五者皆正文也

一科斗二古文三籀
文四小篆五隸書

而鳥書蟲書刻符殳書之類。隨事立制。同於圖畫。非文字之常也。然而愚智不同。師說或異。毫端曲折不能不小有異同。許慎所解。解其義也。點畫多少。皆棄程式。李斯小篆隨筆增減。所謂秦文或字體與小篆為異。

見前衣長等
八字餘未推

其中亦多云此篆文此古文是也

指說文
中說

如人心

理董後編卷一

之類、朮本从覆二人為義ノノ本从三屬、[illegible]本从到匕、而小篆引筆、乃有小異、而李陽冰一一改之、使依秦刻石、不亦踈乎、陽冰偏護李斯、故如此、以此推之、李本悉同小篆、今有所書寫、可依秦文者依之、至於連篇案部、一歸之說文本體、故臣所書字體、與小篆不異者、或依小篆、如古字中畫本直、小篆上偃之類、其陽冰所說與說文乖異者、並入祛妄篇、又穆天子傳、山海經、諸子所有異字、本皆篆體相承、隸書重貽紕謬、未始有極、古文尚書足以證矣、既未可深考、所不取焉、五體之外、漢魏以來、懸鍼、倒薤、偃波、垂露之

類皆字體之外飾造者所述而齊蕭子良王融韋仲庾元威之徒隨意增損妄施小巧以異為博以多為貴至于宋景之史秋胡之妻皆今撰書學誣前人以成己學是以王融作七國時書皆成隸字其為虛誕不言可明是以一百二十文體臣所不敢言也

徐氏揩辭蛸手平元如云文字多品誰能一之此言是矣其字我字許君所列多文誰能一之篆籀同是皇之古文籀辭同是緯之籀文誰能一之不因有乚乚而廢肱槩不因有々扌而廢左右又不因有左右而廢佐佑誰能一之而後人好為高論秦書同文之説欲令一字歸一文為正夫書同文責言天下同用此文也故宣王令史籀作大篆兼行古文秦書八體漢試八體皆兼行於天下非專拘一朝之制也又徐氏之言曰一有而不可廢斯言是矣今之人嘗恨不得盡見古文籀文筆

法，即奇字亦安肯廢哉。然此猶是舊文也，縱是俗字，一有凝識踏等，即與冰彬居然並行而不廢，然此猶是古之俗字也，即如一有吞脊谿塤以之而不廢也，一有分ノ然天以之而不廢也。蓋書取通行，所知備簡牘往來朝野，移牒，必以居然為踏習，必書交而不用，冰見之者目瞪，讀之者語塞，則無貴於文字之用矣。唯著述之士，別成體例，先申明其說，其猶可也。然識古字之心十無二三，則亦迂而無適也。

附

通釋卷一上字條下六書論

凡六書之義起於象形則日月之屬是也形聲者以形配聲班固謂之象聲鄭康成注周禮謂之諧聲象則形也諧聲言以形諧和其聲其實一也江河是也水其象也工可其聲也（案班氏言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十例四書仿作倣象解非此說）若空字雞字等形或在下或在左右亦或有微旨亦多從配合之宜非盡有義也而今之末學為篆文者妄相移易偏旁乖亂以為奇詭若言字常在口上則為言辛在口右則五葛反其類甚多推此以察則妄為奇詭者

浮俗剽薄紀（似應作紀）於言議焉六書之中象形者蒼頡本所起觀察天地萬物之形謂之文故文少後相配合孳益為字則指事形聲會意者是也故形聲最多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孝等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於木故皆从木後皆象此轉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岐別派為江為漢各受其名而本同主於一水也又若醫家之言病疰故有鬼疰言鬼氣轉相染著注也（說甚平實因此推之注疰傳轉摩建類狀同合受處）

參差等作，取則後習出岐歧，流派染亦私衆皆轉注之條。而今之俗說謂丂左回為考，右回為老，此乃妄昏之言。且又考老之字皆不從丂，丂音考，老從匕，匕音化也。匕雖非丂，轉然左右回轉之說不為無因。蓋轉注有五：一曰形轉，亅乚是也；二曰義轉，考老是也；三曰形義俱轉，朋朋是也；四曰聲轉，英洪是也；五曰形義聲俱轉，可叵是也。假借者，古人省簡文，從可知故。令者使也，可借為使令；長者長上也，可借為長幼。前說見諸如此類，皆以旁字察之則可知。是用字法，非造字。至春秋之後，書多口授，傳受之者未必皆得其人，至著於簡牘，則假借文字，不能皆得其義相近者，故經傳之字多乖異疏謬，如詩借害為曷之類是。

也假借必取義相近滯於令長二字而說拘於一隅者也古人制字如一⊙字日肉皆从之一ㄑ字烏燕皆从之一公字松家皆从之所謂必取義相近後人有妄作文字附益之故令假借為步自古文而籀文而小篆皆是附益字多隸則蓋多佗不可斥為妄假者不真也借者同門也若周禮使萬民一鄉一鄰共用祭器仕器樂器是也共用即非借如兄弟易衣而出百姓成羣立社豈得言借同門之說失之凡指事象形義一也物之實形有可象者則為象形山川之類皆是物也指事者謂物事之虛无不可圖畫謂之指事形則有形可象事則有事可指故上下之義無形可象乃以上下指示之有事可指也故曰象形指事大同而小異

會意亦虛也無形可象故會合其意以字言之止戈則為武止戈戢兵也人言必信故比類合義以見指撝形聲者實也形體不相遠不可以別故以聲配之為分異若江河同水也松柏同木也江之與河但有所在之別其形狀所異者幾何松之與柏相去何若故江河同從水松柏皆作木同此形也然後諧其聲以別之故散言之則曰形聲江河可以同謂之水水不可同謂之江河松柏可以同謂之木木不可同謂之松柏總言之則曰轉注謂耆耋耄壽皆老也此五字試依爾雅之訓言之老壽耋

耄耆可同謂之耆、老亦可同謂之耆耄耋壽、往來皆通故曰形聲散言之轉注總言之也（辨說見前）大凡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相類、象形實而指事虛（強分虛實）形聲會意相類（不相類、）形聲實而會意虛（強分虛實、）轉注則形聲之別門也然立字之始類於形聲而訓釋之義與假借為對、但拘於老耆（之例而說）假借則一字數用、如行（莖行杏行杭行、沆字、〇顯然說用字、不說造字）轉注則一義數文、如老字直訓老、分注則為耆為耋為耄為壽凡六書為三耦也（此說未允）臣鍇以為古者訓六書多矣、自許慎以後俗儒鄙說皆失其真至於通（亦然豈）

知之而不言將言之而不悉乎後人傳習又惛須而不明故反覆論之而今而後玉石分矣徐氏只於日月上下武信江河考老令長諸字拘說六書玉石終未分也

宋鄭樵漁仲六書畧討論上

六書序云、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經之有六書猶弈之有二棋博之有五木、弈之變無窮、不離二色、博之應無方、不離五物、苟二棋之無别則白猶黑也、黑猶白也、何以明勝負、苟五木之不分則梟猶盧也、盧猶梟也、何以决雌雄、

六經唯藉文言、文言之别有二、一曰訓故、言之義也、二曰六書、文之形所由成也。知六書而不知訓故、無以見義、知訓故而不知六書、雖昧於字形所由成、而猶可識字所當用、二者相較、訓

故重、而六書其次也。譬如用藥。知附子溫而大黃涼、知義也。不知附子大黃之出何地。與其好惡之形。不知所由成也。而庸醫猶得配方以愈疾、則又何俟六書之分。方見經義哉、故棋之黑白、博之梟盧、但可為訓故喻。不能為六書喻也。徐楚金曰文字識則無以見經。確論也。今曰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意、倡張六書、而過其實也、

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

文字無所為子母、六書為說字之六例安可於自例中更立子母、如解詩有賦比興三義、不得立賦為母比興為子也六書之中、倘以形為母則五書皆子、倘以義為母、則三書無子、無子則母義不成、倘以聲為子、則唯諧聲一書、符合他書合者少而闕者多、至假借則全無子母夫不能該攝六書則大非大通全備之例、何可稱為第一當識哉且子母以生育為義形以生形義以生義、聲以生聲順也今以形義為母聲為子形義安能生聲耶、若言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如是則何必言母子、立為正佐、立

為王輔立為體用無所不可何必子母許叔重說文但言某之聲、無子母之名而漁仲所謂子母之實已經內含漁仲就其从某某聲之例添出子母名色而於例於義反致窒塞何足說哉、至於文字二名之義字形為文形增形減即是滋益可通稱而不可執泥也、文字尚可通稱而欲以之分屬六書尤屬拘閡又謂別出之說、竟似古之制字者預安排此六條、以為臨時擇取、而就象形中分出指事、諧聲中分出轉注此全奉徐楚金之說而暢其義於作者造字之心不能體會也

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聲諸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此段大意本之楚金徐氏其是非已見前卷討論今即鄭氏六條中所收字按之指事中有音十為章大可為奇目匕為艮很小貝為貨則非事不可指屬諸意也會意中朙有囧聲旨有匕聲幽有丝聲組有且聲非意不可會屬諸聲也假借條全說用字非造字不足與議也試觀古人作字觸意而成並無六書中擇取何條以造之意自徐鄭之說行古人之意晦矣

一曰象形、而象形之別有十種、天地山川等形是也、推象形之類有六象、觀數位氣聲屬是也、與象形並生、而統以象形、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十形猶子姓也、六象猶嫡庶也、兼聲兼意、猶姻婭也、

既有形兼聲兼意、則亦可曰聲兼形意兼形、此條收則彼條漏、彼此俱收、則重疊雜亂、即其例已非完善、而橫分象形並生之論嫡庶姻婭之別、自逼自畫、無補於文所由成大意也、又形已兼攝他條、前言象形之別出、則非止是指事、義皆矛盾、六書之分隸文字、弊必至此、

二曰指事。指事之別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

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有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

指事既可兼攝三書，若即其所收諸字分屬形意聲條，指事所收，無幾字矣，而鄭氏又將上下二字，屬於象形之象位條，則指事不立可也，此又六書分隸必然之弊也。

三曰，會意，二母之合，有義無聲，四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

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

案鄭氏轉注條中所收字，若分散隸於他條，則無專屬之字。轉注不立可也，此又分隸之弊也。

五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

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有聲者，有三體主

聲者、有諧聲而無會意、則曰聲兼意、

子母同聲、則母兼子職、母主聲、則即母是子、主聲不主義、則不名母而名子、子母互為聲、則子母不分、聲兼義、則子轉為母、三體合、則母多子少、皆與母主形子主聲成例不合、此立子母二名所拘之弊也、

六曰假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意、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假借全主用字訓故之義、與文字形聲毫無干預、則假借亦可

不立名為六書止象形會意形聲三條而已此不明假借之弊也

臣謹有象類之書極深研幾畫制作之妙義奈何小學不傳已久見者不無疑駭今取象類之義約而歸於六書使天下文字無所逃而有目者可以盡曉嗚呼古者有尉律所以教小學也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夫古文變而籀書籀書變而為篆隷秦漢之人習篆隷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原也後之學者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哉且尉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書猶不敢苟簡若是

而况聖人之經乎

自立之體例尚有不符何云極深於六書造字之本之義尚未

探討，安能盡制作之妙，許君之書，文字有所逃乎，有目者不能曉乎，衛巳張大之辭，披之無實，且通經之學，古皆口授，歸於卓識高行，口授則不仗簡策也，卓識高行，則不貴章句訓故之細也，豈區區說文字之一端，即伏波馬將軍奏所行印文不正，不正為許古，然不因此而官府有誤事，據鄭所說武非止戈，厶非自營，然不因止戈之誤，而於武義誤解詩書，不因自營之誤，而於厶義誤有指摘，則六書之不明，何關說文未善，經之通不通，有何預哉，夫漢儒所專經字，多古文籀篆，故必通籀篆始能

讀經，今之監本私版悉成楷字，雖籀篆困措，亦可通經，漢之尉律，恐郡國所上文字不正，故必通籀，通籀可知正否，而有所舉劾，非獄訟書必書籀篆而不苟簡也，一一議論，僅堪飾聽，皆無實際，觀者無為所眩也。

（象形第一）序曰，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畫也，不可畫則無其書矣，然書窮能變，故畫雖取多而得算常少，書雖取少而得算常多，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今推象形有十種，而其旁出有六家。

將書與畫較論一番，對策家之波瀾，非著述家之絃論，何也，與說文字無益也，若言不可畫則無其書矣，且字皆不畫而書則

有之何歟六書皆象形之變意由形不可象則屬諸事等語其
寔象形外別有五條之說條條各有本意不由象形引拓而有
也安目為變
〔一天物之形〕日月〇天旦云回雨八字
天為一大旦為地上見日雨為天省从水云為二上雲謂之指
事（兼事與物）可也謂之會意亦可也獨非象形天與旡並即是轉注
易云其人天且劓即是假借（就鄭氏說用字假借說）旦之一與杲之木一
也而杲不入象形詩云信誓旦旦又入假借云之二字是義非

形。回 从畾省。非即靁字。然回中之一。若非會得日中烏意。即與曐亘靁畾之回無別。此字若非會得死魄之意。安知象月。○星與員晝舍之○無別。非會得星意。不知是星。此八字者兼他書。不可專說象形。詳鄭氏本意。立形十種。不得不首列天象。其間只有日月星三文可列。於是將天旦等勉強湊入。夫勉強補湊之陋。豈成體例哉。首條如此。其餘可知。

（二山川之形）　丄　山　嵒　山　山名　广　厂　石　厽　水

川　㇀　巜　泉　𠂢派　𠂢脈　永　土　圡　垔　㠯

𠂤 𨸏 卤 磊 垚 凹 凸 回昵洽切 岳 屾

山丘屾岳石𠂤𠂤𨸏厂川丨巛、皆損益成文、其中非無字意、𠂢衇永凹凸、形轉成文、可入轉注、[illegible]則全成會意、鄭說泉字云、本錢字、象錢貨之形、自九府圜法行、然後外圜內方、此泉借為泉水之泉、案泉文象水流出穴形、不象錢形、而泉水天成、錢刀後造、安得云先有泉刀字、而後名泉水、始借之耶、如其說泉亦是假借、亦非象形、即云象形、亦當收在玉琴刀尺之伍、而此又隸山川之形何也、其[illegible]甚矣、鄭又說土字云、象物在地中、坼地而

出說、甾字云、从土象一屈形、說生字云、兩人據土說卤字云、从西省、此等豈非象意乎何名象形、坐立之文同例也、坐入山川。立入人物、磊垚與晶一例也、山川收磊垚、天物不收晶、品从三口、與喿同意與嵒別異而山川收之皆其失也、

（三井邑之形） 井 丹 田 高 京 冂 𩫏 亩 嗇

冖 穴 畕 畾 𤳳 陸

嗇字从稟省聲乃形兼聲字、正為冖、省為广、而分屬二條、穴可收入山川、畾从雷省而收入田土、於𡥈字意尚不知、何論於他。

（四屮木之形）之丕帝才屮乇華𠂹未

木不桑出乑𢎘𠧪朿麦來禾

秀朮朩尗韭瓜耑𣎵黍𣎴个

乇禁業果朵卉茻艸芻邑秝

𣏟㼌火

說不華數說帝華蒂說尗象豆生說麦秀下象其根義俱可采若說耑之象形猶可言也禁則必兼他書水火之火與屮木無涉个為一个不為木斷芻為包屮必兼會意之才毛乇韭與土

一例不能分别黍从雨則聲禾入水則意皆非象形帝十未來等俱可為用字之假借禾木為形之轉所收諸字皆雜亂混淆不成體例此又六書分隸分為十形必至之弊也鄭氏云當識文字之有間形事皆文意聲轉為字字者滋也从不滋丕从朿滋帝从木滋未禾从禾滋秀从來滋麥从木又滋果朵枼桀十形六象中滋為字者十之半而猶得言象形指事為文乎若言有意有聲方謂之滋如蟲如黍等豈無意聲乎鄭氏之語可謂聽而不可核實也

〔五人物之形〕

人乚丩身儿兒先皃兌

兕兜禿臣亘首百県長元大

夬夫夭夨亢交允𡗜亣立夒

匈心耳耴手女母毋也民而

力甲子七了乚孑孓厶口頁

亞走止𣥂步癶走彳亍廴行

牙足疋舌谷囟（丙）壬廾非臼要

卯曳爪爫乑丮（拖也）𡴀鬥又𠂇乙

毋 彗 芥 目 奭 㗊 眉 自 多 吕 予

骨 冎 肉 巫 料 夋 夊 乂 久 疒 首

尸 包 乖 吅 品 䀠 从 比 北 乑 㚘

孖 頣 竝

鄭氏說女字云，象婦人斂儀容形，說民字云象俯首力作形，說予字云，象相予形，因不知所从來，姑為之說者也，說年字云，年與交允同意，交以脛之交，允以脛之偏，年以脛之進，強相牽合，不根字形而說者也，說甲字云象人被甲，說申字云，象捧書告

上、丨者書也、不安正說、棄舊埶而好野言也、說了字云、脭之椎骨曰了、男子陰曰厶、厶與乙同體陰也、取後世俚鄙無義之語、以為神奇者也、說山字云、道家謂順行為人、逆行則為道、人死則歸於土、道則離人、故能變化而上、是視顛福為方士也、說長字云、古作𠂉、後人因而成體、上象發號施令、下象垂裳形、从亾、所以化也、夫上人為長、可說也、𠂆無號令之象、丌非垂裳之形、不見衛字、嵩字、肴字耶、安可亂說、句字諧凶、而收入象形、申臾一例、而臾字不收、誤解也之女陰、而收入人形、摘其大謬、如上

数端其外尚多罅漏蓋鄭氏於諸文字不甚採討率意而說隨其去取於己之說亦未嘗反覆審核故其病百出

（六島獸之形） 丫 丫 羊 羊 萈 牛 牢 牽 角

虍 虎 毛 尾 豕 豖 豪 彑 㣇 彖 彖

豸 兕 易 禺 象 馬 馬 馬 馬 鹿 廌

㲋 兔 犬 犮 犬 鼠 能 熊 鼠 离 禹

巢 萬 禼 嘼 皿 革 皮 夔 夒 鳥 烏

馬 用 舄 萑 隹 羽 彡 勿 几 弱 翟

卤 巢 飛 呴 雔 雥 虩 朋 豩 犾 毳

說虎字云象據地回顧無此象也說𧾷字云獸畜少滑者有四趾、禽鳥三趾、多滑耶、人五趾、不更𧾷耶、乃錯認止字之故也、牢之牛非牛形、馬馬之一、犮之丿、非馬犬形、皿之皿皮之又非血皮形、卤之囪巢之果非鳥形、巢可收、樂奚不收飛可收丸奚不下收、㲋兔可收㲋兔奚不收朋可收貝奚不收耶

（七蟲魚之形）　魚　乙　虫　蜀　它　龜　黽　黿　蚌　卵

卵　鯤　白　巴　丁　卜　兆　丙　貝　孖　鼎　鱻

䖵 蟲 燕

魚腸乁魚尾両借以為象也、今則將客為主矣、考工記云、作其鱗之而何不收而之入蟲魚、而入人形耶、然猶曰有古可援也、白之為魚胞、何出耶、卵字說云象蟲卵附著於木枝、雀瓮螵蛸是也、禽魚蛙黽何所附乎、郛即是魚名、而無魚形、不可言象形。凡魚名皆可收入魚否、贔從異轉、並非貝介之貝、凡此皆疵謬之大者、

（入鬼物之形）鬼 由

鬼無定形狀，从厶志之而制為字，何云象鬼。隹與雀為偶而狀，

鬽與鬼為偶，而不狀。半與羊為偶，羊與牛為偶而不狀，何耶。

（九器用之形）弋 戈 亅 乚 ㇆ 乚（隱） 匸 甾 瓦

弓 弜 几 冏 且（俎） 丌 斤 斗 升 斝 矛

車 叀 酉 冊 玉 爽 主 弗 干 𢆉 庚

鬲 㚔 珏 斛 丸 攴 乂 龠（箱之） 盾 華 畢

冓 壴 皿 豈 豆 豊 豐 登 余 矢 矦

[illegible] 兩 冂 舟 方 [illegible]（及逆切） [illegible]（射） 尺 尸 卪

勻壺壘正乏丏刀刃匕刅片

爿鼎門戶傘宁業樂桑匸匠區

曲

說且字云从几二一者俎豆之俎也𠀃者薦也此爲且然之且。案孟祖辛彝銘之祖作且而友史鼎王祖并字作𠀃且則用作祖字甚多則且𠀃同也且之从几二用爲俎可也且然之且定从假借不因字形分別也苹爲戩或者借用譿爲戩正則非矣借庚爲蕭可也謏爲蕭正則非矣籋箝从竹爾聲箝非凼類無

交錯之象既為射字定是譌文無張弓發矢之象兩字不象秆形、彈字不象人持舟、勺字無凹形、何云象凹形中有實、其說正之丏字云、正射的也、乏者蔽矢之具、丏者、避矢短墻、皆反正也、未制正鵠之時、定有正、蔽矢避矢、亦非正鵠之反義、巧而無當、說支字云、戎鼓大首謂之支、鼓首从㞢不从中、支加弓矢戒[illegible]、蔽弓矢器、與鼓無預、說壴字云、禮經古有壴、何必取於昆吾、但知後之昆吾、不審古有昆吾氏也、此段大端之失如此。

（十）服飾之形

衣 㐆 衣 衰 巾 巿 帶 㡀 网 㫃 旂

㫃　扵　於　系　系　圖

亦說象旗斿、鄭氏自制字而說之則可若探索古人制字之義定不如此。扵說左象人執旗杠右象旗斿粲鐘鼎文扵作㫃則左人執象之說獨正也。鄭說之善者、必不敢一概抹煞奈稂莠多、嘉禾少耳、

一（象觀）　八　入　文　𢼸　丨　𢆉　巽　冂　冋

冎　西　壬　王　生　𠦍　朿　丌　畀　亓　斉

文　勹　凶　屮（居月切）　𡕒（居謁切）　凡　非　氏　川

林殺乂毋串口至小公录众齊

品臣琴夔

前十形中、凹凸高桀兒豕甚等、何嘗非兒、若將諸字散入十形中、象體不必分立、說氏字云、與民同體、象俯首力作、如其說、亦應同列一條中、今分隸之何耶、說小字云象水之微、何不云象火之微、象尚之微耶、既不知小字所由來、又不安於舊說、縱口成說、以塞責、有如此矣、

二象數

一 二 三 亖 乂 五 七 九 十

千 廿 卅 世 卌

象數應屬之指事不立可也九从ㄅ省借以爲數乂五七千皆借也世字不徒是形不可收入

（三象位） 上 下 中 旁 亼 丿 乀 厂 丁

ナ 七

将此諸字分隷十形及指事中此條亦可不立旁有方聲ナ七皆手、不應收入、

（四象氣） 气 只 [illegible] 白 回 丂 亏 兮 乎

乃亐平旡欠厄

散入他條亦可不立

（五象聲）牟羋萈吴轟喿曰号吅

[illegible]彭砳磬

收牟羋而不收閧、非也、收萈吴喿号吅[illegible]而不收嘄哭、非也、收彭砳而不收輘鏗非也、收磬而不收號狺非也、且聲無可象、或志其意、或示其事、或諧其音、說象形而兼及聲、擬之至也、至其說鼓字云、彡象擊聲、此則有目者所難曉矣、

〔六象屬〕　已　亥　說曰、干支多假借、惟已亥為正書、以其日辰不可名象、唯取同音而借、已亥無同音之本、故無所借、已不可為也、象蛇之形而為已、亥不可為也、象豕之形而為亥、

干支多假借、是已、已借蛇、亥借豕、亦借也、古人取同音甚寬、已亥非無同音之字、曰正書、曰已亥不可為也、語不的確、古人造字、一時偶然之觸發、偶於已亥取蛇豕形、即取之、其餘偶然借之、非於已亥不能借、而其餘不能別造也、此條尤可不立、

〔一形兼聲〕　齒　聿　叏　箕　笠　星　禽　厹　氏

金　屵　龍　萬淋　𠫓　䣱　辥　敢　庾　韋　舜

雩疔韋綢辦辮裘蕺巽淵滷

雷辭晅所類頎

此條乃象形與諧聲合成者，然唯盡星等半有其形，若探索造字之意，其本箕字，後增其竹，不得云取其之聲，淵本淵字，後增其水，不得云取淵之聲，他字多類此，若麟類等，直是諧聲兼義，非象形所得收也，故逐字說六書則清明，分隸作六條則潰亂，而逐字又不必一一煩言六書始見字成之槩，故許君說文簡而明，鄭氏之略，煩而無益也。

（二形兼意）侖　弓　隶　彤　皀　鬯　鬱　爵　舂

函　亟　舀　畐　頁　畀　异　兵　弄　弈　具

戒　奐　共　𣎆　肩　胃　脊　彭　壹（劾合切）盥

罵　須　彤　鬼　鬽　粦　夾　劉　素　葉　畫

昌　酋　虎　囍（話）琵　炎　焱　鐙　冀

將諸字散入十形、指事會意條中、可不立也、而象事象意居多、不得收入象形、

（指事第二）其序曰指事類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類乎會意、指事、文也、會意、字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形可

象者象形、非形不可象者
指其事、此指事之義也、
類形類意、則收入形意可也、何必別立指事于形中之坐立上
下馬汞、亦象事、若亞泰彗於、亦非獨體為文、又握丿為尹、與廾
习為彐、一也、何形與事之分、公尸為令、與牛口為告、一也、何事
與意之分、象聲字等、何曾形可象、指事亦間等、何曾形不可
象、詳鄭氏體例、本可刪去指事、而又不敢刪去、勉強說此分別
之義、支梧而已、

指事 尹 史 外 与 支 羊 㝵 事 聿 隶

𠫓叀爭受𤔔高夆東帚弔乜

兀古㠯产仄直亾平辛曳百

㐬章竟叟及善美冒奇盈全

内丙言音畫再爯甘巨央隺

厚尙州弗公乖介分谷夕是切叙文

負肯肙与㠯今令赤夵奔羌

兆散

依鄭氏體例，將此諸字，散入象形會意中。此條可不立，何也。貌

可象聲可象事亦可象也無可象而有其意者若史古㕣章等。丶之會意說曰不宜至於說孚字云从到高上所以畐福下可謂孚矣案覃字分上體成高分下體成旱何必說到高高从田旱从日亦非到文又因到高說福下豈可曰高人為偪耶又說谷字云从口應聲之義按水半見口上為谷又省成㕣古兗字也口指其地與或邑舍啚同意非口舌之口也

(事兼聲) 用 庸 甫 萛 今 箕

(事兼形) 攴 吏

父 𠂎 爭 弋 引 申 克 宣 畫 (事兼意)

前　爨　受　𠬝　暬　寒　侵　義　后　司　邑
号

此三條、如前例可不立其説吏字云、吏史字、疑象人形、吏从一象簪與夫之一同、按史無人狀、从又安得與夫字並論、説父字云人道尊右父於右有加焉父向左子向右尊卑相向之義按父如此子如此父於右無加子於右無向説申字云丨象束書由而上之按詩自天申之典籍語也申詳文書後世語也不可以説制字之始説戊字云戈之前垂象盾執戈揚盾所以為武

戊、武字也謂戊為武字猶可也然戊之垂非象盾戊之字本由虎而成者也說司字云許說非也司、向后者也說呂字云向呂一成文、即苑字也按向背之說文字無此例君與后異向匠與司異向刀亦作𠘧、厈亦作円說向背者隸楷之例也呂亦非苑字

會意第三

序曰象形指事文也會意字也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義子主聲一子一母為諧聲一體主義一體主聲二母合為會意會意者二體俱主義合而成字也其別有二有同母之合有異母之合其主義則一也

彼所謂同母之合如吹明位次之類二體義合也異母之合者如尠旨屋伏之類二體義異也

趙上社祟視瑞班斑璱毒巢蒐
芰荅苗若头髟乱关番番宷
悉牪犚犇牢告吹叫咶喜名启
咸各吉咠喆嘪喪企整連道
逐遠御衛衙歫䟕踊楚蒲孟切畐甜
諧卻協吁設啻信誓署計討
訒謔諷詰譆叢异與與學覃
譔甋㚄孚閔鬩取秉友㕛肅

聿取卧殺毀役尉尋尋攸敗

敍敢收蔺是登眼眼耶相明

肯眾眈宵瞎脂將晶(黑角切)叟(舒仁切)

語與喚(許乚切)省戴顛(兆志切)臭皆歎

羿翟弱魯㚟彝鵝羌豚(龍卷切)彝

贏羅雖集鳴鵬焉絲茲幾幽

變談鈔犧構外化削肥胞娟

然俎肘刕初利則剛罰刲剿

刓划觪解等笙簋箕筋典奠

琟甚尚晉封鼓鼙補奚切鼛先東切鼕盧冬切

鬉登豐皮虢靚鼟盈益鹽盥

盇韇他谷切虩許頁切䖀䀎佘餕飲淦飱

㑹飤蝕俞飲金合今巨險切會倉

㕣㕯丞罙是鹽䠷𡖅亮盧交切

詽輕皎切亶覃覃厚嗇啚麥夔愛

畟棘梟休臬采析床杏林森

彬梵埜楸麁檢切森盧感切敎賣产林索

李甡青蕚剌囚困圂女蟹切圈国

囯圍買䁱贊員郵豔衖畕昆

晳昌曇晌那合切暹昶朏㬎昆早

畏昃髩暴是夏晉旨旋斿旅族

晶朏朙翦苦礦切卮夙多粟栗兼

床怯皮切秦科稞采穌香臬梨橄

麻宗客安家寧宂寡宰守宜寮

句定實宋竄穿窆突穿嗚切丶瘖餘招
切㾀瘥三洽切最冒同冢羅罪詈
帘幫帕帛萧伊儗仗信仁真
企件咎企位付債仙侶伏債
佩便卯咱卓衆觟避都切殷孛耋
筐鼓屁反屎屋尿奴弔切般俞剮
光先見覓尋覔覞規款歖次
盜頣煩頫頄顯頪奮普伻切頩齒

縣彣髟黹卮印卯艷危勻

旬勽利昜嵩厥畫虎殸直幵

冤戾糞曼丙頤看

上類中、若瑞遠覃暗幽冠等字、皆可諧聲、而鄭氏於諧聲條則有聲兼意、於會意條獨無意兼聲、豈不以兩收之則重疊煩冗不勝其收哉、然單收又嫌會意之不全、亦失也、即此一端、六書分隸之弊、所必致者、其說尖字云、火形銳也、此與說小字同病、若字云、二又為友、三又為若、所助者多、故為順也、曾不知扶桑

若木之若、與桑上形同是屮　艸非叉、說羿字云、幵堅也射所以
破堅、从羽箭也、幵堅之訓、出自杜撰、說沓字云多言之人口出
涎水此野言也、譖替字說云从竝一上而一下也、案既从竝、安
明其一上而一下、非有所盡見也、說僉字云此吅从無義、亼
者人口之多、合亼為好合人故未成僉、如說亼人口之多、㗊即有
義、說亯字云此與𦎫同體即烹、餁調庸之義、或从庸、亯以高為
主、借用為庸、後人但知借義而已、从庚、庚亦高餁器、案亯與庸
字可通用、而字形由所成則異、圖亯之从高并及庸之从庚亦

器者非也、說㯥字云、月出門也、㯥訓久闕、何見而擬說於月、又何二東為出門之意耶、臬字云、从木从鼻省、射準的也、許君說从自、義已足、今云从鼻、鼻與射的義反疏矣、家字云、與牢同意、家、豕居也、後人用為室家字、牢、牛屋也、後人用為牢獄字、古者必定先有室家、然然後豢豕、則謂後人用為室家者非也、又古文家或从宊、豈宊亦犬居耶、云牢與家同意者、執隸楷之同从宀而為之說也、眞字云、从匕从具、變化之具也、篆从𥄕、而隸楷从具、篆具作𥄕、而隸作具、鄭氏據隸以說篆籀、非也、昜字云、太陽

朝昇匇匆然渙散按曷字下从丂亾匃字从匆、各有其意、不得因隸之从匆同而并之也、其餘所許說之字、若牢字云象圈養之狀、許說謬矣、案許說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匝也、四周匝即圈象也、有何別異而言謬乎以為从冬省之謬乎、此但取形、不取冬義、如屋之在尸部取尸形不取尸義也、何不通其例至是、名字云、許說非也、大凡義理、其說不還直、即不為實義、名从口見文、从夕見聲、案許說云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鄭氏義不外於許、特以許之申說為煩耳、

今使有目者盡觀之、謂鄭說明白乎、抑許說明白乎、如其意、文
辭必遷直斯為實義、恐不能讀詩書、蓋詩書有婉而曲之辭也、
各字云在上為各、陟紀反、在下為夊、音綏、則有行義、許說不善、
案說文云、各異辭也、从口夊、夊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陟侈
切之夊訓為从後至、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此則未嘗無行義、
畟字云、从夊从畟省、許說非也、案田人為畟、是稷本字、何云畟是
而田人非、杏字云、从口、木實之可食者、許云从可省聲、非也、案
許君記諸儒之說、杏字但有此說、即存之、槑某字亦从口、豈非

可食者何獨一杏即如其意別備一說可也必謂已足而許非
者慢也䧺字云从諳省許說非案許說旨諳聲或兼指義而不
明言其字例條中多類此鄭氏未通其例故有此斥然諳與䧺
義亦不近

下類

⿰豕戈 呼回切 ⿰豕彡 丑玉切 豚 ⿱羽豩 彖 驫 ⿲馬馬馬 ⿰牛馬 莫後切

庳 麈 庡 厜 砅 鼛 蒲玉切 砦 子末切 豦 𧱌

闖 馭 麤 ⿸广皮 盧谷切 薦 漉 塵 㲋 娩 ⿱犬⿰兔兔

逸 猋 獿 狧 獄 狤 猇 吠 ⿱癶犬 厌 尉

𩹉 票 熛 奭 達眉切 㸚 粟 戚 杰 巨列切 哭 焚

昃 光 黑 炙 燧 赫 奄 夷 夻 口𤓰切 奞

土皓切 奔 契 報 幸 壹 奏 臭 𦋺 㠭

憂 愸 意 濦 忍 尤 古作 惎忎 盧戲切 息 順 古作 慎

椒 子宋切 洪 㵒 皇 色入切 休 濤 湏 溼 邕 𩸨

衄 覞 唇 冰 冬 扁 霍 䨲 雲 霾 𩻟

𩺰 逆怯切 剌 𩼰 魰 龖 乖 庚盍切 孔 乳 亂 治 經

㙓 庫 扇 開 間 閃 閉 闌 閔 初六切 聯

朕 弇德益切 瞎仍吏切 昳 聶 睸 拜 挈 豖 折

姑 姦 戚 如 奴 嬰 婁 好 婦 媿 委

妻 嫋 毒 戔 戌 找划 戲 戛 戟 我 扇

匈 匠 宦音化切 弜 弦 医 醢 緐 孫 爾

綾 甸 畜 里 鼕訓光切 嬲 男男 數首切 瓠 衝 尻

佬 処 肜 豐許慎切 斷 斬 斲 耕 殺 甹

鞏 繼 絲 羈 師 官 旹 陟 陧 獸 辭

辭 燮 辟 辭必益切 孖 孱 孨 醢 醢許支切 醉

尊纛戌伐埶蓺卟占希楙隼

雋罹隻雀奞奮奪蒦叡[illegible]飍

[illegible]許勿切 圭埽圣堯堇堅封加勞

劦協勰劣勢勖

下類中若瓔與遝覞雲媿[illegible]勖等，皆可入諧聲。其間說里字云：埋貍並从里，則知里字復有薶音，[illegible]埋亦从里，則知里字又有恢音。此論極得古音音讀之旨，可采者也。至於說廣字云遁也，光為广所掩蔽，則[illegible]矣。妻字云：古捷字，孟子捷則得妻同。桃婦

人也。奪字云从寸者據人不顧法度。如攫奪然。則更鑿矣。詩曰。句我句婁豈挑婦人乎。將專封寸豈法度乎。其斥許者。如虐字云从虍省說文非也。倒同畏从畀之譌也。咸字云。从戌聲。許說非也。倒猶說杏从口之譌也。我字云許氏之說不知我之於六書爲何義乎。戌戚戍皆从戈有殺伐義。許氏不知會同取義其說支離。我从殺。成从刀。此爲殺之意何疑乎。借爲吾我之我許氏惑於假借故云案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此明通行自稱我之語。又曰或說我頃頓也。从戈 从才。手或說古垂字。此指詩仄弁

之俄同伐戈有橫斜意亦聲也、又曰、手一、曰古殺字戒古文戒
此訓殺義以戈才之、从戈从力其義也試觀鄭氏之說、有出說文
義之外乎許氏有不知會同之義者乎、有不知初說是假借者
乎而猶斥其惑於假借許氏之說詳而明、諸意悉訖、鄭氏竊許
氏之說故作劣辭不知其何以為心也、且戚从戊、戌从丁、而不
从刀不得混說、辟字云从命省出令、以治人罪也、辛辠也說文
說案从卩、與卯卬同意、从口與君后同意、从辛與宰同意、有何
誤處今云从命省何不云从卩从辟省乎、棄正大之說、好立異

之詞，與說壓字同病也。說勗字云：从力从冒會意，說文誤，此例同說杏字之譌也。

三體會意　序曰：二母之合為會意，二母者，二體也。有三體之合者，非常道也，故別之。

復　後　諧　龠　丞　啟　攸　糞　解　蓋　棄

箕　或　麋　帚　濼　啟　責　舂　戲　壽　僉

色　盥　彝　亂　鼓　盤　醯　彗　祭　祝　將

堅　直　燮　燅盧感切　竊　封　舁　冠

此條之字，復後與復復同所从而異其收之條，既以諧分水四。

龠分亼冊，箕分甘丌，帚分冂巾，虒分爪人，祭分夕又，聖分臣玉，
封分之土，則吮亦可分儿彡，褱亦可分人匕，肱亦可分ナ乚，亂
亦可分爪又，敎亦可分口攴，豙亦可分夕又，𡒄亦可分壬臣，豎
亦可分之土，或收或不收，何耶？夫復後猶老考也，敝啟則相轉
也，簋簠羹羹鬱鬱猶樑樑，望朢變變皆相轉而成，而并與器例，眷
與䒑例，錯與舐例，飲與兢例，不得歧視之。莫者从古文米彖并
寒鬱具四體，若依鄭氏并豈之例，寒有七體，鬱有七體，奚止三
體。此等皆一時隨手摘取，不復再爲審覈，故其瑕隙甚多。

理董後編巻二終